

瑾月
著



周自齐的 国藏

原创古风
悬疑探案小说

真相只有一个！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非外借

周氏 題 國的 的 主 藏

瑾月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雕题国的宝藏 / 瑾月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7-5360-8681-4

I. ①雕… II. ①瑾…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4997号

出版人：詹秀敏

策划编辑：文 珍

责任编辑：周思仪 周 飞

技术编辑：凌春梅

封面设计：

禮孩書衣坊
LI HAI BOOKSTORE
bookd@163.net

-
- | | |
|------|---|
| 书 名 | 雕题国的宝藏
DIAO TI GUO DE BAO ZANG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
|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
| 印 张 | 7.125 1 插页 |
| 字 数 | 131,000 字 |
| 版 次 |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28.00 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 - 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总 序

收获 编辑部

悬疑推理小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件舶来品。虽然早在清朝，中国小说中便有“彭公案”“施公案”一类公案小说，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悬疑推理小说的出现，还得溯源至20世纪初中国文人对于柯南道尔“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的译介与模仿（早期的译介者往往同时也是仿写者）。用范伯群教授的话讲，中国现代悬疑推理小说——当时一般称为“侦探小说”——在诞生之初，就存在一个“包拯和福尔摩斯交接班”的问题。

而在中国本土的悬疑推理小说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发展情况并不尽如人意。这可能与中国社会长期忽视理性、科学、法制精神有关，而这些社会普遍认知对于悬疑推理类小说而言，犹如土壤和空气对于植物生存生长一般重要。

但近些年来，中国悬疑推理类小说的创作，无论从数

量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不错的实绩，涌现出很多有着丰富生活经历和创作才华的年轻写作者。而本套“推理罪工场”系列书则恰是对这些近年来部分创作实绩的一种汇总与展现。

现如今，每一位优秀的中国悬疑推理小说家在创作时都需要面对四个问题：如何面对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创作资源？如何面对欧美日本同类型小说的辉煌创作成果？如何融合悬疑推理故事于中国社会环境而达到浑圆的境界？如何用紧张而刺激的故事表达出普遍意义上的人性主题？本套丛书所选的这些小说正是写作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上述问题作出的思考与回答。

我们现在还很难概括总结出中国悬疑推理类小说已经形成了哪些独特的能立于世界同类小说中的风格或流派，但看过这些作者的作品后，我们有理由相信，距中国派推理小说的诞生，已经不远了。

目 录

雕题国的宝藏	I
剥皮尸	69
奇肱国的飞车	105
长股国的奇技	155

(一)

火焰最先从二楼东侧的雕花窗格中冒出，探头探脑地舔舐着窗纸和木棧，然后顺着藤蔓枝叶爬上屋檐爬下墙壁，终于笼罩了整个二层小楼。

直到火光照亮半个庄园，傅家庄众人才发现藏书楼起火。可这时已经无法施救。整个楼体如同一个巨大的火炬一样，向四周喷射着让人根本无法靠近的炽热。仆役们拎着水桶拄着火叉站在圈外，眼看着赤炎张牙舞爪发出巨兽吞噬食物一般“滋啦滋啦”的声音，直到梁柱倾倒楼体崩塌，无数藏书化为灰烬。

一个年龄二十岁上下、面容姣好的女人在火场边不停地走来走去，脸上神色焦急，眼中泪水盈然。她小腹隆起，看起来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

这女人正是庄园主人傅舜的续弦傅王氏。她几次开出

赏钱要仆人冲上去灭火。无奈火势太盛，仆人们爱财更爱命，重赏之下也没有一个勇夫。

“夫人，您身子要紧，快回屋歇着吧，说不定老爷并未在藏书楼过夜呢。”站在一旁的管家傅二忙劝慰傅王氏说。傅二长得干瘪矮小，形似瘦鸡。

“你昨晚不是还给老爷送饭了吗？”傅王氏呜咽着说。

“这个，或许老爷吃过晚饭后就进城了……”傅二信口胡诌。

傅王氏摇了摇头，掏出手帕擦拭泪水。

离傅王氏一丈远的位置，一个年轻人面沉似水，冷眼看着傅王氏，心想，这女人倒是会演戏，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父亲若在藏书楼中，早就逃出来了……哼，老不正经的肯定又进城找哪个相好的厮混去了……不过这火起得倒是蹊跷……

这个年轻人叫傅羿，是傅舜和前妻所生的儿子。傅舜续弦后，傅羿看后母傅王氏始终不太顺眼，索性搬到县城中去住，难得在庄园过一次夜，却赶上了这场大火。

好在傅家庄的藏书楼位于庄园最北侧，远离其他房屋，所以火势虽大却无法蔓延开来。烧塌了藏书楼后，火势终于渐渐减弱。

“救火，快救火！发什么呆？一群指望不上的废物，老爷平日白养你们了。”

见火势渐弱，傅二急赤白脸地把仆人们一阵臭骂。众

人脸上羞臊，操着水桶火叉扫帚等什物，一窝蜂地拥上去救火。余火已成强弩之末，很快就被扑灭了。

满地焦黑，藏书楼只剩下了地基。仆人们跳着脚，在藏书楼的废墟上寻找残火，逐一扑灭，以防死灰复燃。

“妈呀，这儿有个人！”一个仆人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众人顺着他的叫声望去，只见火场之中，一条断梁压着一具焦炭般的尸体。惊恐之下，仆人们一起向后跳开。

傅王氏只向火场中看了一眼，就“哎哟”一声瘫软在身旁婆子的怀中。

“夫人？夫人？您别着急，我这就去看看……老爷大富大贵的命，这……一定不是老爷。”

傅二提着灯笼，忍着灼热的气息和焦臭的味道，小心翼翼地穿过火场走到焦尸近前。那黑炭般的尸体脚朝外，头朝里，弓着腰身，四肢抱成一团，姿势看起来像一只被烧熟了的大虾。尸体的衣服和面皮早就烧没了，根本就无从分辨。

傅二希望这具尸体不是老爷傅舜的……可不是老爷，又能是谁呢？昨晚只有他一个人在藏书楼中。

傅二用手捂紧鼻子，别开了眼睛。他只觉得阵阵恶心，一股酸水涌上嗓子眼，差点当场吐出来。

这时，身后伸过来一只手把傅二拨到一边。他扭头一看，正是少爷傅羿。

“让开，我瞧瞧。”傅羿说着，走到焦尸近前。傅二忙

闪在一边，举着灯笼替少爷照亮。

可傅羿并没有去检查那具尸体。他弯下腰，抬起脚把尸体旁的焦炭和瓦片一一踢开。不一会儿，在尸体腰部的位置，一个杯口大的金环在一片短瓦下露了出来。傅羿撕下衣角裹在手指上，捏起那个仍在发烫的金环走出火场。

傅羿来到傅王氏身边，把金环举在她眼前。傅王氏凝目一看，登时闭过气去。原来傅羿手中的金环，正是庄主傅舜平日挂在腰间的配饰。

一旁围观的仆人们嘀嘀咕咕。如此看来，火中焦尸必是庄主傅舜无疑了。

“还不快扶夫人回房休息！”傅二冲扶着傅王氏的婆子吼道。婆子和丫鬟急匆匆地把晕倒的傅王氏给扶走了。

“少爷，现在该怎么办？”傅二说。

“让大家先散了吧。”傅羿摆了摆手。

“可是，老爷的遗体……”

“你听我的，让大家先散了。”

等仆人们都散了，傅羿让傅二提着灯笼跟着自己，再一次走进火场。他走到焦尸旁，以尸体为中心，弯腰在一片狼藉的火场中翻弄好一会儿，最后站起来，摇了摇头。

傅二好奇地问：“少爷，您这是在找什么？”

“金盒子。”傅羿说，“老爷总随身携带的那个金盒子不见了。”

“莫非烧坏了？”傅二瞪大了眼睛，“可都说真金不怕

火炼，那盒子火再大也不会烧坏吧？”

傅羿忽然问道：“听说昨天一早庄里来了个怪人？”

“嗯，是来了个怪人。他戴着帷帽，皂纱垂到脖颈，始终没见露脸。”傅二心想，少爷人虽不怎么回庄子，消息倒是灵通，定是庄里有人给他通风报信。

“听说那怪人一进庄子，我爹就把他带进了藏书楼？这可不像我爹平日的作风。”

“是。我也很奇怪。我猜那怪人可能是个古书贩子吧。”

傅舜最好收集古书，长汀县无人不知。他为了储存收集来的书，专门造了这栋藏书楼。平日藏书楼的门总是锁着，不准任何人进去。这个怪人刚到庄子就被邀请进藏书楼，这让傅羿和傅二都感到奇怪。

“我问你，这怪人现在在哪儿？”

“昨晚掌灯后就离开了。少爷，莫非您怀疑这怪人偷走了金盒子？”

“恐怕不仅仅是偷走了金盒子。”傅羿说，“我爹为人一向谨慎，这个藏书楼更是耗费了他无数心血，怎么会意外失火呢？我怀疑那个怪人见财起意，杀害了我爹后焚尸灭迹。”

傅二摇头笑了笑：“少爷，这不可能。着火时是四更天，那怪人在昨晚掌灯时分就离开了，差好几个时辰呢，时间对不上。”

傅羿哼一声：“这种雕虫小技，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

我。我告诉你，那怪人杀害我爹后，把几本书擦起来紧挨着蜡烛放好，等蜡烛着到书的高度后就会点燃书本进而烧着整个藏书楼。而这时，他早已离开本庄多时，大家都会以为是一场意外，再没有人会怀疑他。”

傅二听得直吐舌头，半晌才说：“那现在怎么办？”

傅羿道：“天一亮就进城去衙门报案，再买一口最好的棺材，请个好大夫来照顾二娘。”

(二)

今日是宋慈上任长汀知县的第十天。

新官上任，一大堆事情要忙。这几日，宋慈没日没夜地埋头于案牍文书中，熟悉县里钱谷兵赋的情况。稍有闲暇，他还要把治下的几名辅官叫来喝茶聊天，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对他们的品行和能力有个粗略的认知。

今日轮到都头齐锬来内衙喝茶。从簿册记录看，齐锬祖籍广州，年轻时当过兵，后来辗转流落到长汀。他功夫不错，做事又很谨慎，深得前任知县的欣赏，被提拔为都头，平日主要负责捕盗缉贼，在盗贼之中颇有威名。

宋慈打算和前任知县一样重用齐锬。长汀本就是贫穷偏僻的小县，就算赶上收成好的年头普通百姓的生活也不算宽裕。近年来，朝廷不停地和金国打仗，赋税提高了

近十倍，而且还预征到几年后，弄得民不聊生盗贼蜂起，长汀县郊的山中就有好几伙山贼。宋慈早已经打定主意，治理长汀既要抚良善以德，也要临奸恶以威，既要想办法改善百姓生活，也要铁腕打压不法之徒。要实现这个想法，他就得重用齐锸这样的人才。

宋慈一边喝茶，一边和齐锸讨论打击山贼的策略。齐锸讲得头头是道，宋慈听得连连点头。

宋慈放下茶杯，道：“我来长汀做官，不求别的，图的就是洗冤禁暴，还老百姓一个天朗水清。我不会看错人，齐都头一定会成为我的好帮手。”

齐锸犹豫了一下，说：“大人，有句话下官不知该不该说。”

“但说无妨。”

“如今世道浑浊，黑白不分，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官家守着半壁江山，偏安一隅，只求享乐，不图进取。大人一心为百姓着想，想法虽好，但在别人眼中难免沦为笑谈，稍有不慎，还有可能得罪权贵，祸及自身……”

“你说得不无道理。”宋慈叹了一口气，“我有时也想，像我这样的螳臂当车之举，到底有没有意义……可人生苦短，譬如朝露，若再没有一个值得追求的梦想，活着又为了什么呢？洗冤禁暴，在别人眼中或许荒唐滑稽，可这就是我的为官之道啊。”

齐锸正色道：“大人说得好，下官受教了。”

两人正议论间，前衙突然传来“咚咚咚”的鼓声。没等宋慈派人去问，亲随童官已经跑进后宅，呈上一张状纸。

“老爷，今晨四更城东傅家庄失火，庄主傅舜死于火中。刚才是管家傅二击鼓鸣冤，递上状纸。”

宋慈皱着眉头接过状纸，说：“失火烧死人？这种事备个案就可以了，为何还要击鼓告状？”

童官笑道：“老爷，我问过他了，这傅二看起来糊里糊涂的，只说死者的儿子坚持认为父亲被人杀死后毁尸灭迹，请老爷去傅家庄验尸。还没等我细问，他就急急忙忙去买棺材了。”

“焚尸灭迹？”宋慈捧起状纸端详，“原来如此……那少庄主傅舜说父亲为人一向谨慎，不可能发生意外着火这种事儿，还说父亲随身携带的金盒子不翼而飞，定然是凶手见财起意。”

齐锬道：“大人，死者傅舜我认识，今年刚过五十。因征粮催税的关系，我每年都要去傅家庄几次，隔三岔五还会在他庄中喝几杯水酒，盘桓半日，和他也算相熟。没想到人有旦夕祸福，半月不见，竟然从此阴阳两隔了。傅舜平日深居简出，最爱收集古书，为此还特意造了一个藏书楼。”

宋慈笑道：“这状纸上说傅舜正是死于藏书楼着火。他一生爱书，与书同焚，也算是死得其所了。总之，我们先去看一看吧。童官，命霍雄备好验尸必备之物，出发去傅

家庄。齐都头你也一同去吧，捕盗缉贼本就是你分内之事，你又与傅家相熟，若凶手真有其人，你不妨借机做个人情给他们。”

齐锬躬身道：“谨遵大人台命。”

(三)

宋慈带着童宫、齐锬、霍雄并几个值日的衙役，趁着晨风凉爽，直奔傅家庄。不用半个时辰，一行人就到了傅家庄高大的门楼前。

傅家庄早有仆人候在大门口，认得齐锬，忙迎上来请安。听齐锬说知县大人到了，仆人不敢耽搁，一溜烟似的跑回去送信。不一会儿，身着孝服的傅舜带人迎了出来，口称“怠慢”，把宋慈一行人请进庄去。

宋慈进了庄子，傅王氏在丫鬟婆子的搀扶下出来拜见。宋慈见她头挽乌云，眉弯新月，正值妙龄，长得又十分娇媚，连一身孝服也遮掩不住风流妖娆的气质，暗想，傅舜攒下偌大的家业却突然死亡，他儿子和这位年轻的后母很有可能会因为财产继承的问题产生龃龉……说不定傅舜突然死亡本身就与财产分配有关。

傅舜头前带路，把宋慈引到火场。火场保持着昨晚的原状并未整理，连那具烧焦的尸体也仰卧在断瓦残垣之中。

宋慈叫衙役把傅家庄的仆人们赶得远远的，现场只留下傅羿、傅王氏和傅二三人，然后命仵作霍雄验尸。

霍雄从腰间拔出一柄亮闪闪的锯刃两用尖刀，走到焦尸面前，蹲了下去。

傅家庄的仆人们在远处围观，交头接耳嘀咕个不停。有人说，庄主的尸体烧得外焦里嫩，又能验出什么呢？另一个人接话道，怎么验不出来？不管是七分熟还是八分熟，用刀子切下一片就知道了。

霍雄把焦尸翻过来调过去检查了一番，体表烧得如焦炭一般，没有发现锐器伤。随后，他用尖刀撬开焦尸的口腔部位仔细查看，又检查了焦尸的鼻孔，转头对宋慈说：“大人，口鼻之内都有烟灰。”

“勘查现场。”

“是。”

霍雄站起身，叫两个衙役帮忙，搬开断木残瓦开始清理火场。废墟中，先发现了一个砚台，接着又发现了铁尺、陶杯、刀具、铁钩等物，还在烧毁的门板旁发现了一把烧得微微变形的广锁。按照宋慈的要求，童官和霍雄一边勘查一边清理，凡是毫无可疑之处的东西，比如残砖断梁之类，都搬得远远的。不多时，藏书楼的废墟已经被搬空，最后连积灰也被清扫了。

整个藏书楼的废墟上，只剩下这一具孤零零的焦尸。那个一尺长，半尺宽，三寸高的金盒子始终没找到。